闲话面条

陈甬沪

在创业沙龙上，经营面点的小伙发问：面条最先由谁创造？面条趋势倡导的又是什么？问题似乎咄咄逼人，答案取向则可本元正解、多元分解、一元潮解。当然现场的反应五花八门，难以聚焦。

相关词条在网络上千过万、目不暇接，国别、域别争论有之，有名姓、有族群表述有之。最显眼的是2005年中科院考古研究员在黄河边的考古发现：距今4000多年前，面条由粟制成，长约50厘米、宽0.3厘米。一言概括，面条在中国源远流长。至于谁先发明，非提问要点，而面条趋势之问，谁独领风骚？可能才是诘问的关键。细细一想突然感悟，创业者面条营生，超越为卖而卖，寻求的是面条流行趋势中蕴含的经营理念。

人类求生中，充饥果腹，这是面条问世的初心所在。相传帕米尔高原游牧民族带来了小米，让面条有了食材的基础，汉代将面饼撕块放入汤成条，宋人又玩弄起了拉面……然后传入日本、朝鲜……其实这是全人类因地制宜、因人而异、因味求新的共同创造，相互融合的结晶。面条流派的追问，或许要解答人们对美好生活愿望的希冀，这才是求解的重点、难点与痛点。

上海阳春面、北京炸酱面、武汉热干面、山西刀削面、兰州拉面……抑或日本拉面和意大利面等，面条的制作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条与形工艺下的变化，而汤料的变革、创造，经营者的匠心，才是天下苍生口福所在、所为、所求。记得3年前，志愿团专家中的老前辈谈洪老师应桐乡政府某部门之邀，约施豪专家与我，为桐乡一批创业者“会诊”。有家名为“川石轩”的面馆，创业者介绍了在日本留学回乡后，专营面馆的缘由：小面馆开张时，消费者对日本元素的店名有些不屑。创业者说，川是面条之形，亦有川流不息之意；石是面食加工之力；轩是中华面食、江南面点、桐乡面条竞争力的文化标识。看来创业者王磊有点意思。当然，对海归开面馆创业，我并不看好，但留下一段话：“面条有形，面汤求味，面长条细有限，汤丰料盛无穷。”

也许说者无意听者有心。如今，“川石轩”开店40家，有160多人获得就业岗位或创业当了面店小老板。电话那头的王磊说，上海专家的指点让他茅塞顿开。“川石轩”红红火火，就在潜心对汤与料的研发，无论是江南面条的汤清，还是西北面条的汤浓；无论是西南面条的麻辣，抑或域外诸如日本、意大利面的厚鲜，无不拿“汤”诱人，无不用“料”馋人，创新中追逐着“多彩”的汤与料。至于“川石轩”料何滋、汤何味？他邀请我们有机会去桐乡，并为筹划中的“面条博物馆”再次“说三道四”。

沙龙之问与创业者践行，印证出面食、面点、面条在历史长河中传承的奥妙，那每时每刻增长或培育出的各色面条吃众，正以无与伦比的庞大、浩大与强大在延伸；它缘于时代孕育着的经营者，经久不息的用心、诚心与匠心的追逐。

边看边聊

面条与汤料融合的鲜香、芬芳、风韵、清美、多彩、醇厚，展示的是面条文化的魅力；揭示的则是经营者的核心竞争力；启示的是这种追求与匠心，诠释了在当今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中，初心为本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；精华为根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时尚为王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创业经营者寻求产品背后的理念，凸现着“同款不同物、同量不同重、同形不同式”的效果、效应与效能。你以为然否？

翱翔在费瓦湖上

徐华泉

费瓦湖似可用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来赞叹的。人类集聚于山水明丽之地，温柔寂寂之乡，那是人类文明的发展，是人类美学的起点。所以，在费瓦湖荡舟之后，高空俯瞰费瓦湖的心绪一直在萌动。

高空俯瞰，不仅仅俯瞰到不一样的美丽，且是自由意志的翱翔。在那蓝天白云间的飞行，如星星般的闪烁，又如大神般的炫舞，是智慧生命的升华。

我要在费瓦湖上空翱翔惊动了朋友圈。kv问我，你也去滑翔？我说，庄子言，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。他仅梦想为鹏而已，当我们真的能凌空而飞，为什么不逍遥一下呢！酷炫，她露出萌笑。kv留学哥伦比亚大学，来尼泊尔除了朝拜蓝毗尼诞生的释迦牟尼佛祖，便是决意在费瓦湖上空跳滑翔伞了。她竟与我同感，我有点傲娇。

费瓦湖是珠峰南麓的一颗神珠，安纳普娜雪山把她拥在怀里，默默吟颂着禅语。

教练是个尼泊尔人，黑黑的，小小的，他笑着用英语对我说要领，我一句也没听懂，原以为有中文翻译或起跳的训练，现在一切皆无可能了。还好，kv奔过来为我指导。滑翔伞极长极大地拖在教练的身后，像大鹏的一对翅膀。他在我身后紧紧地贴着我，坐椅和保险带紧紧相扣，示意我和他一起向前冲，脱离悬崖飞向蓝天，那是何等的自由意志啊！然而，我会跌下悬崖绝壁吗？我的生命？！但教练已压着我向前冲了，我根据他的节奏，助跑加速，加速。伞极重，拖在草地上，须极大的力量和极快的速度才能把它拉起来升空，从而带我们飞向云间。我加速加速，恰似老马拉着炮车，微微扬起的伞呼啦又落到草上，顺势把我也拉倒了。教练笑笑朝后退去，依旧退回斜坡上，他意识到我的力量微弱，于是加大了力度。当他再次猛烈地带我离开悬崖投入万丈深渊的刹那，我却极度恐惧地刹住脚步，和教练一起重重摔倒在悬崖边上。总教练奔过来大吼，kv也尖叫起来，何其危险啊！教练把无地自容的我扶起来，深沉地对我一眼，整了整我的装束，他没有笑，心里似在讥讽我的魄力。他依然和我退回到原地，让助手拉直了滑翔伞，温和地从背后抱了抱我，给了我很大安慰，我似要泪目了。

突然间，一股巨力在背后澎湃，我被他狂风暴雨般的力量裹挟到悬崖边。当我又惊悚缩脚之刹那，一股洪荒之力，洪荒之力啊，我被抛出去了，在我目眩瞬间，我腾空了。我翱翔了。我看到天上红黄蓝的伞在飘荡，我也在飘荡，身如大鹏，心似海天。费瓦湖珍宝般的璀璨，云空太阳般的晶亮，悬在彩虹下的我在云空中回旋，上升，下降，与云儿亲昵，与太阳拥抱。我扬起双臂向天致敬，我垂下头向大地膜拜，看到的是珠峰的神威与天心。

教练拿着自拍杆给我拍照摄影，那是我最炫酷的人生体验。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神圣，天宇的观照是如此的恩宠，远方的珠峰雪亮着它的圣洁，费瓦湖水荡漾着神的慧眼。至人无己吗？我是何等的渺小懦弱，然，在教练的加持下，我终于自由翱翔了。我向教练致谢。

远远的，kv在向我挥手，我也向她挥手。我让教练给她拍照，青春的酡颜明媚而鲜艳，放飞的生命自由而顽强。飘飘荡荡的伞慢慢降落着，斑斓变幻的费瓦湖渐渐明晰，在一块平展的草地上我踉跄前行，待伞缓缓落地后才站住。我拥抱了教练，拥抱了远远奔过来的kv！

回程的路上，我对kv感慨：当崇高理念与生命危险碰撞的时候，崇高的理念是何等的不堪一击；当你面临危难的时候，友爱的加持又是何等的重要啊。

新乐路上故事多

黄政一

新乐路上的圣母大堂伊与对马路的首席公馆酒店（曾是三鑫公司的办公地）可谓风云际会，萍水相逢，遥相辉映。

进得酒店大堂，那位英俊高大一袭长衫的老弟让时光倒流了。

那几只“洋葱头”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更是活龙活现。而圣母大堂华丽转身开出了一家证券交易所，顿时人头攒动人声鼎沸。当时股票数量少，有几只天天封涨停，那些吓得早早抛光的股民顿时胸闷，不停地低声叹息“又涨停了”。有一个爷叔会白相，手捏一千股，涨停一次抛一百股，伊以为轮子踏准了勿会踏空勿会少赚，而庄家是一口气连拉15板，因为十分稳定，勿管里厢涨还是跌，儿童座车里的小炉子上那锅茶叶蛋依然在慢笃，戴着围裙的伊始终是笑眯眯地银货两讫始终是“稳得福”。

十多年后因编了陈伟国兄的大作《稀珍老上海股票鉴藏录》而有幸结识了“股票大王”杨百万先生，伊为该书作序。雅集席间听伊侃侃而谈股市风云，真是上了一堂人生百味课。想当年海上盛传有十个大户，好像只剩下了杨先生和另一个大户，听讲有一个大户每天在延中绿地踱步，其实已疯了。

2002年这个传经布道的地方又改做餐饮了，“阿罗哈圆顶音乐餐厅”诞生了，阿拉曾在前台见识了一下豪华的菜单，而里厢未曾涉足。伊的隔壁是专营本帮菜的“葡萄园酒家”，夫妻老婆店，待客和气，女当家有时有点威严，有辰光喉咙蛮响，而戴着眼镜始终是笑嘻嘻的男当家则是冲进冲出，看得出伊吃煞心爱的太太，全心全意让太太笃定泰山稳坐收银台。名气一点点做出来了，连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棕头发的也来轧闹猛了，一到饭点，又见炊烟，四海食客，济济一堂，鸡鸭肉蛋，鱼虾蟹鳗，叮叮当当，觥筹交错，欢声笑语，时而响起，老外也一改矜持，入乡随俗了，就这样一直红红火火跨过了新世纪。

阿拉倒是成了常客。有一次还临时客串当起了翻译，老板娘接到一个外国人的电话，是呒弄懂啥意思还是翻译勿出，伊眼睛一瞪纤手一指让坐在勿远的阿拉接听，伊侬能晓得阿拉英语过关？凭直觉，还是想拉了篮里就是菜“死马当活马医”。阿拉只不过是一只“三脚猫”，但冲得出，自以为勇气可嘉，因为在海内外已开口尝试了多次，老外听懂了。凑着话筒哈啰一下，明白了对方问店在何处。阿拉告诉伊在新乐路靠近襄阳南路。

真是蛮怪，过了一段辰光总会想到“葡萄园”。路上碰到当家人，我们只是淡淡一笑，擦肩而过。而那家“阿罗哈”因种种原因两年多就歇业了。

上海科学会堂 （水彩） 蔡 震

米 香

陈连官

那月那天，将谷种撒在土地的渴望里，我们叫春播。种子对土地说：我不来，叫贫瘠；我来了，叫丰饶。

这种子的根植，是在沃土里插上了绿，是炎日里的绿油油的绿。母亲的拔草躬耕，向土地问好。

入夏了，便经风过雨了。一阵夏的风，给田野染色了，荡漾绿波了。母亲捧着一碗很稀的粥，走过田埂，回来说，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。入秋了，稻的茎秆与蓝天每天吻别。蓝天给以滋润，茎秆报以抽穗。母亲去稻田里挖上几条垄沟，让稻的根直立得有劲。深秋了，要收割机收稻了，母亲会起得很早，用沙砖磨亮了生了锈的那把镰刀。她去田里，那金黄的倒伏了，稻穗成谷了。

谷成米后，母亲起了个大早，沸腾再凝晶，那稻香和米香拥抱了。

可我，总将这新米储存成了陈米；那些米香和母亲都睡在老屋里。

游泳历险记

薛 松

明明当上了中国海军，还是与大海失之交臂，成为陆地上的一个旱鸭子。只有在每年夏季随队伍去海上游泳，才能从中得到一些抚慰。

入伍第一年，我到海边，视野豁然开朗。远望，无边无际海天相连，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洋面上，水波粼粼，一片金黄。全连战士伴着风浪，踩着沙石，向波涛汹涌的海洋挺进，我和新兵们既高兴又有些紧张。水位刚过膝盖，一排齐胸高的浪猛扑过来，把很多新战士推到了沙滩上，然后，又随浪入海。我们努力前行，再次被浪潮击退，后来在老兵的带领下，纷纷赶在潮浪之前冲了出去。

我自由自在地游着，感到累了，靠近一块露出水面的岩石小憩。突然传来“趴下！”声的同时，我被一位老兵按倒，伏在背上加以保护。轰隆一声，一阵巨浪打在岩石上，我口腔里呛进几口海水又苦又涩，侥幸躲过一劫，老兵则不幸被大浪撞到石头，幸好没有伤及头部。要不是他飞身过来掩护，我轻则受伤，重则昏迷。

几年后，我俨然成为一名老兵。那年夏天，连部换了一个海域游泳。水面上风急浪大，大家很快被冲散。水温很低，在人工种植的一片海带以外，一名新兵因抽筋而呼救。我则被一片海带水域挡住去路，新兵在水里挣扎乱叫只能白白消耗体力，无法自救。考虑到海水的密度比淡水大，浮力相对也大，我大声建议他：“要以仰泳的姿势躺着休息，关键是当口腔与鼻孔浮出水面立刻换气，等待恢复和救援。”

我正要绕过这片海带前去营救，忽然，双脚被沉甸甸的一捆东西缠住，使劲蹬踏越缠越紧无法踩水，身体缓缓下沉，恐惧中抬起手臂不断划水，保持头部露出水面呼吸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我要活下去。让头脑保持冷静，吸一口气钻进水里，双脚被海带、水草缠得死死地无法解开，在水下憋不住了上来换气；再次下水，一只脚上的杂草出现松动，看到了一线生机，继续换气下水，直到解开；等到另一只脚上的水草松绑，方才松了口气。

不好！需要援助的新兵越过警戒线，正在往深海方向漂去。我耳边响起连长的话语，那是鲨鱼经常出没的区域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赶过去。

此时此刻，又有一位战友加入这次行动，我们仨在茫茫大海上会合。新兵按照我的方法自救成功，起先他的双腿还不能发力，我俩把新兵夹中间，其双手分别搭在我们的左右肩，一起往岸上靠近。

忆往昔，我连在大风大浪中集训，老兵带领新兵起到了很好的“传、帮、带”作用，战友之间还有很多舍生忘死、救与被救的场景历历在目。

全连战士明明都是旱鸭子，却经受住了一次次惊涛骇浪的考验，这要归功于在紧张而繁忙的基建和警卫任务中，首长见缝插针给我们安排了几次游泳机会。

旅游

黎里的弄堂

曹国君

黎里有一百多条弄堂，有的建造于四五百年前，一旦走进，如同跨入悠长的岁月。

黎里沿市河的长街上，商店、民居鳞次栉比。每条小巷均以“弄”自称。自南宋建炎年间建镇起，这些弄堂就以名目繁多、各具民俗古风著称，且大多以姓命名，如陈家弄、李家弄、吕家弄等。居民沿袭同姓是一家的习俗，故皆有弄名而无门号，算来共有115条之多，或笔直，或弯曲，或浅显，或幽深，每条弄堂的姓氏都不重复，由此整个古镇被称作“百姓”之弄，凸显出江南水乡人丁兴旺，世代繁衍的盛况。

黎里原叫梨花村，清代袁枚诗云：“吴江三十里，地号梨花村。我似捕鱼翁，来问桃花津。”始建于元代的古驳岸长4300米，有260个河埠，可以想象上岸进弄，出弄上船，水道四通八达，物流东西南北之繁忙，其情其景，大可媲美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名气大的弄堂，弄口都贴有铭牌介绍该弄的由来。如周赐福弄，得名于镇民周元理在京为官，兢兢业业、恪尽职守，深得乾隆赏识并赐予的13个福字。后周家将新翻建的住宅命名为赐福堂，周边毗邻的弄堂即称为“周赐福弄”。王家弄位于黎里镇的中心地段，所以王字前面加了个中字，叫中王家弄。该弄长60米、宽仅1米，一色的青砖地面，经数百年踩踏，已光可鉴人。王家弄内有王宅，正厅称尚德堂，清光绪二十九年，黎里秀才王燮卿夫人倪寿芝开办新式学堂“求我蒙塾”，男女兼收，时称洋学堂。为接纳更多学龄女童入学，尚德堂辟为教室，曾被誉为上海滩女明星第一人的殷明珠小时候曾就读于这所洋学堂。

狭窄和昏暗是古镇弄堂的特点，有的相隔不到一米，两边的人家开窗即可握手言欢。全镇还有90多条暗弄，10来条超过百米的长弄，兼有双暗弄、三岔弄、母子弄等。行走在岁月留痕的弄堂里，我似乎进入电影《地道战》和京剧《三岔口》的场景里，陌生与新鲜感觉交织在一起，不由得百感交集。

弄内的墙壁上有小灯照明，使弄堂既朦胧，又神秘。走着走着，一户人家的阿婆咿呀一声开了门，面露微笑，向我点头示好。原来，黎里人早就习惯了游客走访弄堂，皆以礼相待。

七夕会

走了几十米，似乎走不通了，正想返身，突然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——抬头看见了蓝天白云，看见了一户人家的小院里主人在择菜，经她指点，我终于走出弄堂，顿觉心旷神怡。回望身后，仿佛走过了古旧的百年隧道，重拾了遗梦，又走到了今天喧嚣的尘世中。

一条条弄堂，像坚挺的血脉流淌着岁月的沧桑，像敏锐的经络传递着人文的兴衰。它们既古老，又新鲜，一头连着往昔的夕阳，一头连着今世的旭日，才使小镇日复一日吸引着许多痴迷的游客寻古探幽。

这就是黎里，充满魅力。